

悠悠乡路情

詹永春 著

沈阳出版社



目 录

●万花撷英篇

乡桥沧桑.....	3
我们这条街.....	8
槐花雨.....	17
绿叶情丝.....	22
唤头声声.....	27
探视门前.....	34
悠悠乡路情.....	39
满融访友.....	46

●故地寻梦记

沙河春.....	53
中街散记.....	65
中街新写.....	79
天下无难事.....	89
红旗呼啦啦地飘.....	134
十五年赞歌.....	176

●他山畅想曲

岱岳思絮.....	207
赶海.....	214
啊，碧海.....	220

雨中大足.....	223
青青杨树林.....	229
飞雪迎春.....	234

●后 记	241
------------	-----

万花擷英篇



乡 桥 沧 桑

桥，今年浑河又要架新桥！喜讯乘着乍起的春风吹来，让人感奋。望着模型那气势雄伟的大跨度拱架，使人不禁想起上海的黄浦江桥，天津的海河桥，杭州的钱塘江桥……然而，这丹东通往霍林河的丹霍公路浑河大桥，确是家乡桥。算来，它是我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第七座浑河大桥了，又是建在老浑河桥上游五十米的特定地点，更增添了我的思绪。

浑河，发源于清原县滚马岭，流到家乡，逶迤而过，横贯东西，滋润着家乡大地，再入鞍山，汇流太子河，由营口入海。早在七千二百年前，我们沈阳人的祖先，就生殖繁衍在这片土地上。城西北部的新乐遗址，以它无可辩驳的事实，昭示着子孙后代。至于这条河，当时名字叫不叫浑河，这是史学家的事，我要说的不是河的历史，而是河上的桥。

历经四五千年人间沧桑之后，沈阳进入了阶级社会。然而古时候浑河却没有桥。夏天，车行人走，趟水而过，人称“趟浑”；冬季，浑河水面封冻，车辆人等，则踏冰而行，俗称

“跑冰”。每逢太阳偏西，阳光斜照，城南赶市的人群返回，就在这即将建桥的浑河上，摆渡劈波，人声鼎沸，好不热闹。文人墨客，盛赞这景观为“浑河晚渡”。“浑河晚渡”与“天柱排青”，山水相照，同为“沈阳八景”之一。清代诗人柏珍还赋有《渡浑河》一首：

“长河渡口人踪乱，
破浪乘风趁旭旦；
欸乃一声听未终，
已见轻舟登彼岸。”

然而，诗虽流传下来，沈阳人过浑河，还是晚渡，趟溺，跑冰……

我记事时，浑河上有两座桥：一是沈大铁路的桥，一是公路桥。它们是俄、日帝国主义侵略家乡的罪证。铁路桥是铁桥，是不许家乡老百姓们靠近的。公路桥，架在五里河子南，将要新架的桥西，是一座水泥桥，即现今的浑河老桥。这些桥，与乡亲们何益？！铁路驶过的火车，运的是强盗们掠夺的东北高粱、大豆和矿藏，经大连装船下日本。公路桥，车载肩扛的人们，把一年汗摔八瓣、胼手胝足换来的粮食，全当“出荷粮”送给“皇军”。老浑河的桥呵，是强盗的桥，掠夺的桥！人们谁个爱桥？！

就是这可怜的浑河老桥，也在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烽火中炸塌了。浑河两岸，近在咫尺，可望却不可即。人们依旧跑冰，趟溺。

浑河桥南岸的地主张扒皮，从破桥里悟出了生财之道。他派人四出十里八村，发动人们“募捐”，实则强行摊派，声言为民修桥。

就在这准备架新桥的附近，张扒皮用乡亲们的血汗架起一座浮桥，派上地主武装，荷枪实弹，向路人和过往车辆收“过桥税”。浑河桥，成了张扒皮的摇钱树，聚了万贯家财；劳动人民饥肠辘辘，无钱可付，依旧冬天跑冰，夏天趟滑。

辽沈战役的进军号声，唤醒了浑河岸边沉睡的土地，沈阳解放，家乡变了样，浑河桥也开始新生。不久，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的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，浑河桥连接着抗美援朝大道，于是，建设者们架起了塌下的桥梁，修复了大桥。浑河桥，终日飞驰着志愿军的军车，肩负着英雄儿女的雄赳赳的脚步。

我们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，家乡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，桥不够用了。于是，工农大桥南北飞架，横跨浑河上。工农大桥，长400米，使沈阳和苏家屯之间，再不必绕道而行了。这座五十年代建起的桥，比老浑河桥挺拔壮阔。桥上装着路灯。徘徊桥上，品评着“浑河晚渡”的诗句，深感古人有知，也会重新讴歌的。因为，浑河景致之盛，不一定在晚渡。清晨，朝晖初升，水平如镜，满河红彤彤，上工的人如流水，风光胜似黄昏；入夜，天上星，地上灯，星光，灯影，车水马龙，五光十色，倒映水中，也颇有迷人之胜。

古语有云：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”过去，浑河两岸，产的尽是高粱大豆，曾几何时，溉渠纵横，田连阡陌，稻花飘香。因此，在六十年代，建设起的老沈大公路浑河桥时，把交通和灌溉融为一体，路闸统一，桥上通车，沟通南北；桥下水闸分流，浇灌万顷良田。浑河桥，从此有了新的内涵。

在七十年代，家乡架起又一座浑河桥——长青大桥。它连结沈抚公路南线。这之前，去抚顺只有一条沿浑河北岸的北线，既随河而弯曲，又狭窄，夜间来往车辆灯光耀眼，弄得司机眼花缭乱，造成不少交通事故。南线修通后，上下行线分流，中间由隔离带隔开，又设了遮光板，把两市拉近了许多。

进入八十年代，浑河上虽已架上五座桥了，但仍适应不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。原来，日本运往欧洲的货物，只能从海上走，如果经大连、沈阳，通西伯利亚到欧洲，架起一座人间的“欧洲桥”，可缩短三个月的运输里程。这样，原有的老沈大公路显得狭窄了，桥也狭窄了，1986年在建设沈大高速公路时，浑河上又架起了新沈大公路桥。大桥南北，是宽阔的公路，上下行线笔直，中间是隔离带。往来车辆，左右分开，风驰电掣，好不气派。

如今，要架第七座桥了！这座桥，全长533米，宽可并行六台机动车，用以输通沈阳南口。在它建成之日，家乡会更添姿色。

由此溯河而上，是浑河地下“大桥”。七十年代，我曾作为一个建设者在这里参加过劳动。建这座地下“桥”，要掘开浑河底，建成一座1.5公里长的隧道，谈何容易！仅是开挖和回填的土方，如果筑成一立方米的土堤，就可绕地球三十二圈；浇注的水泥如果筑成同样的水泥堤，可绕地球一圈半。如此浩繁的工程，硬是被家乡的建设者们拿下来了。如今，在浑河南北两个洞口上，镶嵌着四个显赫的大字：“浑河隧道”。隧道里，天穹顶灯，如夜明珠俯照，富丽堂皇，往来车辆如银龙飘舞，两侧是各半米的人行道。置身其间，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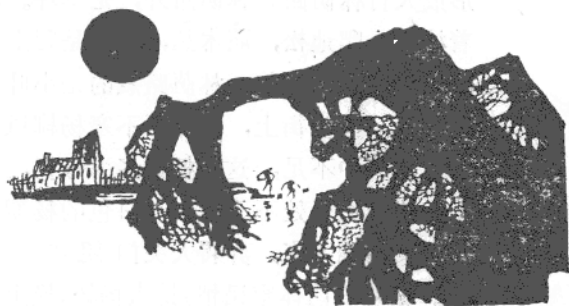
感人间天上，飘然欲仙；或感“疑似银河落九天”，天上人间。浑河呵，我从没想到，你是这般俏丽，如此俊美！

入北口穿隧道而过，“桥”南是千里沃野。回首桥上，一台台“上海”、“解放”、“豪华”、“奔驰”飞过；“凤凰”、“飞鸽”、“幸福”、“嘉陵”追逐。白发老翁，携着童稚，从桥上走过去了；年轻的姑娘牵着小伙子，漫步桥上，窃窃耳语……

徜徉桥间，河水依依，川流不息，铁路桥，公路桥，路灌两用桥，高速公路桥，水上桥，水下桥，构成立体的通途。桥，桥，联结着城乡，沟通着家乡与四方。

跑冰，趟溜的时代，俱往矣！雄桥座座，浑河何须晚渡！

1987年2月



我们这条街

我家旁的大街，因南北走向，按家乡的规矩，东西为路，南北称街，故不叫大路，而叫大街。

这可谓一条花木大街。快车道两侧是两条带状隔离花圃，与慢车道隔开。慢车道与人行道之间，又是两条带状花圃。人行道和建筑物围墙间又是两条带状花圃。如果从东到西剖断面，总共六条花圃。中间的两条花圃，白色水泥牙子和花栏杆围着。从南到北，每隔一棵油松，就是一棵京桃。松与桃树之间是一墩子丁香或玫瑰。中间的花圃是胳膊粗的两行垂柳。形成人行林荫路。林荫路外，是草坪。坪上栽着松柏，爬地松，灌木丛，墙边是爬上花栅栏围墙的青藤。从前，林荫路栽的是小叶杨。每逢初春，漫步街上，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倒也惬意。美中不足，这些杨树多为母树，春深夏至，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，白色的杨絮越过窗子飞进两侧人家，弄得人关门闭户，叫苦不迭。城建部门体察民情，挖去杨树，换上垂柳。一年三季柳绿花红，纤细的柳枝，垂下三尺长

丝，随风摆动，象街上披散长发的少女，婀娜多姿。入冬，松柏傲雪，白绿相映。我们这条街，四季常青。

这条街，不是热闹的商业一条街，也不是学府林立的文化一条街，只是一条普通的通道。但是，它也在和着城市前进的拍节，瞬息万变。那些“领导时代新潮流”的街发生什么新潮，它也涌起什么潮；别处有什么“热”，它也变得什么“热”。大闹“红海洋”那阵子，不用说它也红语录满街，绿军装盛行，它也是一片草绿。就说近些年吧，开始喇叭裤时髦，这条街来往的人也走起来唿扇唿扇，扇起阵阵清风。亏得街上无泥土裸露，不然说不定会尘土飞扬。过一阵子，大喇叭裤过时了，因为有人说它不是“进口货”，而是我国“唐服变种”的“出口转内销”货色，就换成牛仔服。牛仔服是地道外国种，紧箍在身上，腿肚突出，臀部显大，走起来扭来摆去，被称之为“线条美”。于是，我们这条街，也牛仔裤穿梭。而且，牛仔裤越旧越资格老，越证明是纯外国货，逼得牛仔裤小店老板把新裤子磨旧，裤角越磨成毛边越抢手。有一阵子，人们厌恶红色，又一阵子红色回潮，因为“本命年”不仅要红衣红裤，而且连鞋带袜子也换红色的。甚至有人连裤带也扎了红的。过一阵子“黑白旋风”刮起，又从上到下，不是一身黑，就是一身白。蝙蝠衫流行时，这里也满街“蝙蝠”，连邻居老杨也穿上一件。别出心裁的是，他还在蝙蝠衫里扎条领带。这还顺眼，让人不顺眼的是戴的眼镜，镜面上贴着一块指甲大的商标，左镜腿上还吊着一个指甲大的标牌随风飘动。

老杨可以说是街上坐地户。因得了轻微的青光眼病，没退休属自动“告退”的。我每天散步，与他常见面。当然还

有许多人，象号称“高干”的某党委宣传干事小高，简称“唐处调”的某机关副处级调研员大唐，退休干部“老左”等等。只不过高干和唐处调，一上街就夹个大棋盘，坐在人行道上，楚河汉界大战，弄得围观的人比下棋的人多几倍。他们又乱当参谋，自称诸葛亮。唐处调老练，不乱方寸，高干被人一喊就乱了阵脚，常常败阵还不服气。“老左”本姓王，因脑血栓后遗症没治愈，右身还稍偏瘫，走路离不了手杖拄地。每迈一步，右臂一甩，右腿划个半圆形，脚落地叭哒一声。唯有左手右腿没毛病，老杨才叫他“老左”。老杨也拿着手杖，是新式的，带自动报警呼救装置。他们碰一起，不时讲些笑话，也少不了“马路新闻”。我过去只当“听长”不在心，后来也从中摸到些世态炎凉。老杨消息灵通，话匣子打开关不住。这不，他又由他的领带扯开了：

“老王，我都‘金利来’了，你还是那套老灰的卡呀！”

“家人也张罗给我买猎装，但它也不坏。”

“也得跟上潮流。”

“我赶也赶不上。你没看见？头几年演《追捕》满街是‘真优美’，长头发飘飘摇摇，摔倒裹车条里咋办？上演《少林寺》，又不少和尚。留头发个人自由，但和尚满街，又在街上呀呀对打，你说这合体统吗？”

“老兄，开放了！”

“也得有个准谱子。就你那眼镜……”

“进口的，你看这商标，货真价实的变色镜……”

“亏得你眼睛不好使，那纸片子挡不挡没妨碍，我们明眼人不等于戴蒙眼？”

“没商标怎知进口货？”

“电匣子报告得对，引进指先进技术。你堂堂中国人，挂个外国招牌，荣耀？”

“真不愧为老左……”

老刘用手杖探索着人行道向北走去，老王又叭哒叭哒朝南走去。老王这人瞅不顺眼的不仅是老杨的标牌。

这条街成天是人。清晨，人行道上练气功的，打太极拳的，舞拳弄脚的人不少。长跑的人，往来在慢行道上。黄昏，特别是夏季黄昏，散步的人三三五五，缕缕行行。当“月上柳梢头”，华灯初上，更成了“人约黄昏后”的好场所。也怪，晚上舞弄拳脚的人很少，却不少舞伴。近来这些街头狂欢者不见了，老杨说在探索新节目，老王说是被吓跑了。因为，前几天夜里，一个女大学生暴尸草坪树丛旁。那女尸浑身上下一色红衣红裤，远看是绿中一点红。可惜，就这样结束了青春年华！掐死她的竟是她同校男大学生。

“我早就说，哪有那么恋爱的？”老王说。

“杀人和恋爱是两码子事。”老杨驳斥。

“反正恋爱不好就乱爱。”

“总不能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吧！”

“恋，恋……”

“自由恋爱是社会进步。”

“我看乱。你看这车，牌子五花八门……”

是啊！难怪老王发牢骚。前些年，街上跑的轿车多为“上海”，代替了从前的“胜利号”、“大屁股华沙”，蛮好。偶尔过一两辆“大红旗”也挺新奇。可是，现在不是“豪华”，就是“奔驰”、“蓝鸟”，这很使老王眼花；

“进口这么多车，得多少外汇？”

“听说相当于一个‘二汽’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哎，值不得大惊小怪。”

“这又是什么新牌子？”

“啥？”

“车头环套环，屁股一排洋文……”

“爱……优……七。”

“哪国的？”

“国产车。”

“国产车连一个中国字咋没有？”

“嘻……”

这里生活平静，但也有波澜，马路新闻还真不少。就说送牛奶吧，由限额供应改革为敞开供应。随着牛奶敞开供应，由瓶装也改成了袋装。老王对送奶老太太大为不满：

“过去一瓶两角五，现在一袋两角七分五，你是变相涨价。”

“多的二分五是袋钱。袋装讲卫生，是改革。”送奶老太太解释着。

“那过去花钱买的奶瓶子白废了？”

“当不了装酱油用瓶。”

“你应当收回。”

可不是么！改革开放的大潮，汹涌澎湃，免不了有时泥沙俱下，鱼目混珠。但是，主流是主流，水流千里归大海，顺理成章。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，岂止是那些鸡毛蒜皮些微小事！但送奶老太太坚持着观点：

：“你得支持改革。照你那老眼光，这条街也不能变，能有这么多大楼？”

高层建筑，确是从改革后才屹立在这条街上的。从我记事到沈阳解放，这儿两侧除了菜地、大粪场子以外，就是小平房，只有三处有楼：一幢中学的三层楼，一幢小白楼，再就是东北大学。东北大学，深宅大院，树木廊林，冷眼看不见楼。中学离道远，又是山墙对朝着路，也不显眼。唯有小白楼鹤立鸡群，底三间，上一间，孤零零地立在十字街口东北角。当时，它是伪满警察所，虎视眈眈赖在街头拦截过往车辆行人，抓“经济犯”、“思想犯”。什么“经济犯”哟？只不过是拿点粮食的人！我念中学时，寄宿在城里，连掺糠子面的“配给粮”也吃不饱，叔叔进城来卖秫秸，在车里给我捎一面袋高粱米。米袋子藏在秫秸里。凌晨三点刚过，车被小白楼出来的伪警察拦住，明知故问：“拉的什么？”叔叔说：“秫秸。”伪警察声色俱厉地吼：“装糊涂！里边藏了什么，想唬皇帝陛下的警察官？”叔叔说：“不敢。”伪警察骂道：“巴嘎——”同时把枪探子扎进秫秸车里。我在一旁捏了一把汗，很怕扎上米袋子，叔叔被抓去当“经济犯”。幸好，没扎上。伪警察一边拔枪探子一边问：“‘他八狗’的有？”我忙解释：“他问有卷烟吗？”叔叔若有所悟，递过两张票子：“长官，行个方便，我得赶早市。”伪警察抓过钱，钻进小白楼，我们才催马赶路。小白楼，鬼见愁！

如今它成了液化器服务部。在高楼栉比的街上，它成了“小不点儿”，也是个怪物——怪就怪在它比别的建筑多出一块，占据着草坪的绿地位置，使得这儿花栅栏无处立，青藤无法栽，光秃秃地赖在那里。

小白楼两侧是大白楼。北面的楼，原是一层，是地质机关。三十年前，这里宣布了一个大新闻：打破了日伪统治时的沈阳无大矿理论，沈阳北郊发现了大煤田。不久，南郊也发现了大煤田，而且是工业用优质煤田。我就从这里搭车出发，吉普车跑了大半天，都是奔驰在煤海上。从此，改变了我们这座城市只是机械加工工业的历史格局。今天，这幢楼接上一层，罩上白瓷砖，门前挂着“人民公仆”、“文明机关”两块匾。

我们这条街，从南到北各级政权机关可真不少，够得上公仆街。北头的机关比南头的机关级高、楼多、楼大。在“史无前例”十年间，北头机关因级高首当其冲，受冲击也剧烈；前几天，由北京刮起一场政治风暴，却大相径庭：北头静悄悄，南头却人山人海。北头的一些人宁肯舍近求远，偏偏到南头的下级机关去又喊又叫，使南头机关门前的广场大草坪被踏平，终日乱哄哄。

南头一乱，交通被切断了。本来，我们这条街穿过南头广场大草坪，直通浑河大桥，可去辽东、辽南；北端，直达东西横道，可伸向辽北，通北京。街中心的快车道，任汽车往来驰骋。两旁慢行道，是自行车王国天地。路，青一色柏油路，风雨无阻。人行道，铺着方砖，每迈一步，不多不少，整三块，匀称安祥。可是，沿历史长河追溯不远，也就是前二年，这里还赛似蜀道。因铁路交叉而过，两孔铁路桥又矮又窄，象个咽喉一样，常常造成车队排出二里多路。人和车又同流在一个桥洞，弄得人挤车，车挤人，终日车叫人喊，即使交通警察队长坐阵指挥，也四邻不安。如今，新立交桥建成。新桥，中间两孔跑车，两侧是自行车道，再两侧